



我怀念的不是你，
而是你给的曾经。

心
盈谷
XINYINGGU

失恋 自救计划 Lovelorn rescue plan

恋爱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是自己的全世界，失恋的时候，
才明白，爱情只是人生的万分之一，
就算当时很痛，时间长了，总会痊愈。

温暖女王

心盈谷

独家失恋逆袭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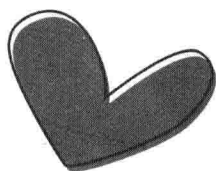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要下一场恋爱，
要么，不开始。要么，一辈子。

即使伤痕累累
仍不愿放弃爱的你

给那个

心
盈谷
XINYINGGU 著



失恋

自救计划

Lovelorn
rescue pla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恋自救计划 / 心盈谷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

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12-5491-7

I. ①失…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951 号

失恋自救计划

著 者: 心盈谷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北京魅丽心晴坊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责任校对: 张 肿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4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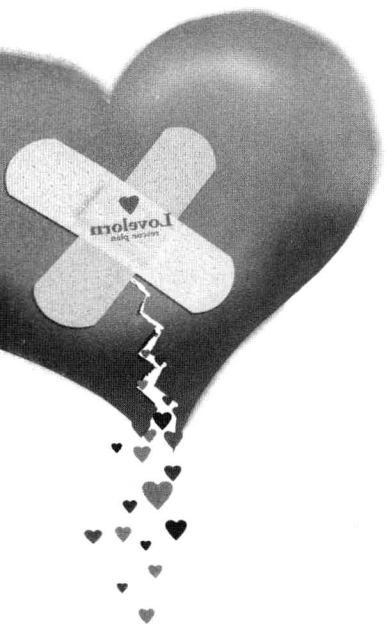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卷**
我们一起失恋了
-  014 | **第二卷**
不缺钱很缺爱
-  030 | **第三卷**
流尽最后一滴泪
-  048 | **第四卷**
醒了，一切安好
-  068 | **第五卷**
瞬间遇上永恒
-  091 | **第六卷**
说个约定给你听
-  108 | **第七卷**
英雄与美人



目录

Contents

129

第八卷

佳期锦年

144

第九卷

昨日梦忆起

163

第十卷

疯子的欢乐旅行

184

第十一卷

薛绿，加油！

202

第十二卷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22

第十三卷

夜里出现的妖孽

246

沈嘉赫：傲慢与偏见



Lovelorn
rescue plan

第一卷 我们一起失恋了

【“薛小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怎么还要找她……

他和她只不过恰巧都失恋罢了。】

沈嘉赫正在窗边抽烟，周末恬淡的阳光勾勒出他清逸的侧脸，又随着吞吐的烟雾模糊。

薛绿素来是厌恶烟味的，所以沈嘉赫曾为她戒过烟，可当时她心疼了，让他别在自己面前抽就是。只不过他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不用顾忌她了。

嗓子不适，忍不住轻咳一声，他淡淡的目光投转而来：“就这些？”

她点了点头。手上两包行李是当时带来的，所以走的时候还是这两包。

“那些……不带走吗？”他的烟头比画向衣橱，那里是他给她买的奢侈品，一堆一堆放着。她心里想，要那些有什么用呢，既然送的人都不在身边了，于是摇了摇头。

自从当时的介绍人孟冲告诉她，沈嘉赫在外头和一个小嫩模瓜葛不清，她就在脑中预想着今天分道扬镳的情形会怎样？

会愤怒地冲过去，甩他一个耳光？

会在他胸前痛哭，求他回心转意？

会佯装淡定从容，不屑地甩了他？

她想了太多、太多的画面，以至于此刻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忘了生气，忘了愤怒，忘了装作淡然。

她知道，沈嘉赫对不起她，可是如果老天能满足她一个愿望，绝不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而是叫她这辈子别再看到他，还有那个小嫩模。

一根烟抽尽了，他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在她面前停下，仍是温柔的声音说：“阿绿，你是好女孩儿。你会遇到更爱你的男人。”

好假心假意的话。她抬眼看他，四目交接时心里划过一阵痛楚，却保持镇定道：“沈嘉赫，我们别再联系了。再也不要再有联系了。”

“……好。”良久后，他说。

“谢谢，”她微笑，接着飞快地抬起右手，啪的一记耳光扇在他俊逸

的右脸上，“我们两清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人，真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薛绿拎着行李，离开了小复式公寓，走到外头才发觉阳光这么猛烈，热辣辣地浇灌着，烫得人出一身汗水。她走了许久的路，好不容易才招到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她先打电话用平和的语气向上司打招呼，申请明日起请年假七日，回头补书面申请。再给旅行公司打电话，要今晚的团，烦请立即订飞机票。

司机听到她休假去旅行，笑道：“你好福气啊，可以请长假旅行，我推荐你去杭州……”

“师傅，可以放点音乐吗？响一点。”她打断道。

“哦，好。”师傅打开音乐频道的电台，不知名的乐声随之响起，这节奏，真适合听着流泪。

当时是怀着怎样期待和憧憬的心情，进入他新购置的公寓？

当时是许着怎样长久和美满的誓言，陷入这深情的柔情中？

一晃眼，四年就过去了。从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到二十七岁工作四年。原以为，就快要结婚了呢……眼泪终于抑制不住落了下来。谁曾说，女人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原来他爱的不是自己，只是那光鲜的青春。

晚上七点，她跟团去了新疆，这七日的旅行，她每天都坐两三个小时的大巴，走两三个小时的路，看到沙漠、雪地、草原……美得转不开眼的风景，累得没有办法思考的身躯，将沈嘉赫这个名字抛弃在某个布满尘埃的角落里。

最后一天，她回到家还带了不少新疆土特产。爸妈见她笑了，也不多问什么，高兴地拆纸袋，分尝葡萄和杏仁。

只不过，在她入睡前，母亲走到床边温柔地说：“绿绿，那个人你不要去想他了。妈妈这几天找人介绍，有个条件很好的男孩子明天会接你下班。你们谈谈看。”

仅此一句，便将那个在尘埃里的沈嘉赫挖了出来，如鞭尸一般鞭挞她心间的伤口。

“妈，晚一点好吗？我没办法现在就去相亲。”

“唉，二十七了，先见见吧。也不一定要发展，可以交个朋友。”母

亲拍了拍她的手，离开了房间。

床头台灯照亮卧室一角，她睁大眼看着屋顶，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手机适时地响起，她不假思索地接起：“喂，哪位？”

“阿绿，是我。真的对不起……我当时不该把沈嘉赫介绍给你。”孟冲的声音低低地从那头传来。

她勉强轻笑：“不关你的事。你不用自责什么。”

“嗯，我们不提他了。听说你去新疆了？那里很美吧，我早就想去但是脱不了身……”孟冲换了轻快的语调，在电话那头说笑，似是要逗她开心。她却觉得晕晕乎乎的，什么都听不进去，反而觉得聒噪，好不容易他停了下来，似乎要她答复什么。她只是叹了口气问道：“孟冲，我俩大学同窗四年，你也算我半个男闺蜜了，你说……我老了吗？”

话筒那端传来极轻的抽气声，孟冲哈哈笑道：“妹子你怎么会老啊？你明明是外语学院一枝花啊！”

“外语学院一枝花，”她牵扯嘴角冷笑，“我从大一到现在，哪能盛放那么多年？既然是花，早就枯萎了。”

“妹子，你别这么消极……”他赶紧劝道。

薛绿却打断道：“我不是消极。我只是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确实呢；女人最光华涌动的几年，已经过去了。孟冲，如果以后我跟你谈起谁不错，你就死命劝我早点恋爱结婚吧。”

“谁不错？”孟冲问。

她无奈地笑：“什么谁不错，我这里又没窝藏小嫩模。对了，我妈明天给我安排了相亲。原本挺反感的，现在跟你说了会儿话，我决定明天要穿得大大方方地见那人一面。”

第二天她早早地起来，特地穿了一件大方明丽的鹅黄色连衣裙，耳垂上别了一对珍珠耳钉，黑色的长发盘了起来，整个人显得清丽温雅。眼皮抹了棕榈绿的眼影，刷了两层睫毛膏，对着镜子放了放电，效果还不错，于是出门上班了。

同事见了莫不笑道，放了长假的人就是不一样。她笑着摇头说晚上要相亲。

“相亲？你不是有男朋友的吗……”她们曾见过沈嘉赫来接她下班，

沈嘉赫那样的男人，又是见了便印象深刻的。

薛绿笑了笑说：“分了。”识相的人转开话题了，而她处理七天内留下的事务，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下午五点，有个陌生来电敲她的手机。她接过应道：“喂，你好。”

“你好，是薛绿小姐吗？”听声音是个男人，大概就是相亲对象了。

“嗯，是的，你哪位？”

“我姓刘，薛小姐晚上方便赏脸用个晚餐吗，正好可以谈谈。”

那人言辞实在客气，她倒是添了几分好感，笑道：“好的。我晚上六点下班。”

“行，我到你公司楼下接你。”

于是晚上六点，她准时下班，出了大厦就见到一辆略旧的本田车停在门口。驾驶座的男人一见到她，仿佛见过照片一般，下车朝她径直走来。

从奔驰到本田的落差……

从美男到挫男的落差……

从文雅到市井的落差……

或许潜意识里还是不禁拿他和沈嘉赫对比。薛绿看到这个戴了金项链、金戒指，穿黑色T恤和破旧牛仔褲的微胖男子，怔然间有点失落和无语。以至于来人到跟前来，她还未反应过来，那人笑道：“薛小姐你好，我是刘朔。”他这一笑，便露出嘴角里藏的一颗金牙。

薛绿禁不住倒退一步。她确实不该拿相亲对象和沈嘉赫对比，别说是眼前这个闪耀的金装男，就是富二代里也没几个人能强过沈嘉赫。她决定纠正心态，撑出一个笑容说：“你好。我们在附近吃饭好了，我得早点回家。”

在她的带领下，他们去了一家日式料理店。不久桌上就放了二十多道小菜，大多是一两口就能吃完的。她低头吃生鱼片时，刘朔问道：“你怎么起鸡皮了？”

她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还真有一粒粒凸起的小点：“呵呵，可能太紧张了……”

“你今年二十七了？”他问。

相亲不就是这样吗，把各自的条件和实力摆在桌面上谈。所以薛绿也不反感，答道：“是啊，刘先生呢？”

“我也二十七……其实薛小姐挺漂亮的。”他继续说，“不过这么盘着头发太过于成熟了，显得老气。”

薛绿听着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看在这顿晚饭的分上也没吭声。

“而且你太过于安静，少了活泼。”

筷子简直要被捏断，她压着火气吞了一口味噌汤。

“难怪沈嘉赫放弃了你……”

手中的汤勺落进木碗里，溅起汤汁四溢。冒火的眸子随之瞪向他：

“你调查过我？”

“必然啊。不然我怎么会找你说话？”

十指收紧，在手心里掐出痕迹。就这种无缘无故的陌生人怎么也有资格品评她曾经的爱情？刚要发火，手机铃声响起，这号码没见过，或许是客户，她接了电话恭敬道：“您好。”

“薛小姐是吧？”一个男人的声音问，语气很客气。

“是的，请问您是哪位？”她在包里掏笔记本，以便记录工作要点。

“您好，我姓张，阿姨应该和您说过吧，我今晚接您下班。不过您怎么下班先走了呢？”

大脑如同放空，又转眼去看面前的金装男，那么，这个男人又是谁？

“抱歉，我今天正巧有事。我改天联系您行吗？”她简略地挂了电话，随即便问刘朔，“你到底是谁啊？”

金装男的脖子微微后缩，颈间的大金链折射出一道华彩：“我？刘朔啊！”

“我知道你叫刘朔，你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来找我？”

“呵呵，那我也不兜圈子了，”他突然坐得端正，展开正式自我介绍，“我是依依的前男友。也就是你前男友的现女友的前男友。”

刘朔这话一说完，薛绿顿时明了了。难道他会瞧自己不顺眼，必然是小嫩模光鲜漂亮，将她比了下去。同理，沈嘉赫也远远地甩了他几条街，彼此彼此。

“请问你找我有何贵干？”她也坐正了问。

“我喜欢依依，你也想着沈嘉赫的吧。我们联合一下，使把劲儿，让他们各归各位吧！”

薛绿笑了，还是扑哧一声，很没礼貌。

刘朔粗了嗓子说：“我是认真的。”

她逗弄似的说：“按进化论人总是被优秀的基因吸引，我看我们都是被淘汰的人，你还是省省吧。”

“我怎么被淘汰了？”刘朔不高兴了。

“那恕我冒昧地问，刘先生你凭什么跟沈嘉赫争你的‘依依小姐’？”

“一套房子，还有一家化工厂。大钱没有，小钱还是有一大把的。”他自信地笑，亮出了金牙。

真是金装男啊，一出口就是钱，她恶毒地打击道：“沈先生做房地产。小钱没有，大钱一大把。你完败。”

“我模样还行，你仔细瞧瞧！”他凑近了脸。

薛绿仔细观察，五官还行，皮肤也算干净，只不过这浑身上下充满市井和暴发户的气息，简直扑面而来，“沈先生完全可以去当明星。”

“我性格也很好……”

“我想你不懂什么叫浪漫。”

几个回合，刘朔就熄火了，最后闷声问道：“我真的太俗气了吗？”

这话却令她心头一动，多像昨晚，她问孟冲，自己真的老了吗？她干笑一声，鬼使神差似的安抚道：“呵呵，其实你好歹有房子有间小工厂，条件还可以。而且我攻击了你半天，你只解释不反击，性格确实很好。再说俗气什么的，跟打扮很有关系……”

刘朔受鼓舞了般追问道：“那我换个打扮就不俗气了？薛小姐，如果你能帮助我追回依依，我必重金酬谢。”

“谢谢你的好意。”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一来她打定了主意，再也不和那个人见面；二来这四年的经历，让她对钱的感知和欲望越来越淡；三来眼前的男人，坦白说换个行头还是照样俗气……

走的时候，她谢绝了他开车送自己，坚持乘地铁回家。

刘朔在她背后高喊：“薛小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怎么还要找她……

他和她只不过恰巧都失恋罢了。

薛绿一回到家，就看到父母殷切期盼的眼神。她硬着头皮说：“没遇

到。改天吧。”急得母亲立马跟对方联系……

她洗了个澡，回到卧室里。母亲后脚跟了进来，还是坐在床边，边给她掖被子边说：“我问了问，那个男孩子过几天要忙起来了，周五晚上再来等你下班。”

“哦。”她听命。

其实有几天缓冲也好，他们发了发短信交流，薛绿的感觉就是，没多大感觉。

由于父母空前高涨的期待和热情，她礼拜五把自己打扮得还算漂亮，白T恤配上清爽的绿色长裙，衬得人如水墨般清雅。

这次她运气不错，一下班出了大厦就看到了张先生。这位张先生是典型的大学教授，戴副眼镜的白面书生相，看着还算顺眼。她这几天给自己反复洗脑过，要积极接受新的机缘，所以扬起甜甜的笑容和他打招呼。

大学教授没有车，她踩着高跟鞋，正要跟他走，却听身后有人含混不清地喊：“薛……薛小姐！”

薛绿不确定地回头，只见大厦的一根立柱底下，刘朔握着一个酒瓶，满面潮红，一双微醺的眼正看向她道：“薛……薛小姐，不要走。”

“他是谁啊？”书生敏锐地问道。

她还没回答，醉汉刘朔已经跃了过来，扯住她的胳膊，发酒疯道：“薛绿，你要是走了，我就去死，我要是死了，你要负全责，还有你们公司要负全责，你们……”

“你找错人了吧，我和你没关系。”她扯了扯胳膊。

刘朔眼中一恸：“呵呵，是啊，谁会在意我呢。我被抛弃了，你说的，我是被淘汰了的人……”他转头走了。可他这么断章取义，等同立马把她薛绿推往薄情寡义女的宝座。

书生倒退了两步，冷冷道：“薛小姐貌似前缘未了，恐怕我们不太合适。”

“那你也走吧。”她只觉得头痛，最好全部都走干净才好。再说相亲不就这么一回事，大多数人都是见一面就撤。

白面书生走了，她叹口气往地铁站走，见到同方向步行着的刘朔就在前头。他大约是喝了一整瓶的黄酒，整个人走路跟飘似的脚不着地，头埋得很低，完全不看前面的路况。

前头就是红灯了，刘朔的头仍低垂着，继续往前走。下班高峰，来往车辆遇到绿灯开得跟拼命似的，汽车喇叭声越来越响，简直要刺破耳膜。薛绿终是忍不住大声喊道：“喂！刘朔！”这一声，令他顿住了脚步。一辆轿车飞快地从他面前驶过。

薛绿舒了一口气，安抚着心脏跳回原来的速度，接着飞快地跑到他面前，拽着他往回走，一阵怒斥道：“你疯了吗？真的想去死？这样死了不觉得没颜面吗？你对得起你爸妈吗？”

刘朔眨了眨眼，辩解道：“我没想死啊……我怎么会想死呢……我刚才说的是吓你的。”

她只能无力地摇头：“行行行，你真的吓到我了。”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把他塞了进去，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把他送走。他想去哪就带他去哪。”她刚要抽身，左边的胳膊被他死死地抓住，如将要被淹死的人抓住最后的一根稻草般，刘朔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发出声音说：“你不能走！你得陪我共筹大计！我们一荣俱荣！”

“刘先生，我不评先进分子不争荣誉哈……你放开……”她刚想忽悠，结果他一伸臂，直接把她揪进了车里。两人正扭打着，司机有一双仿佛看透世事的慧眼，对他们说：“两位，我还要做生意，你们要不下车要不太平点吧。”

薛绿受制于刘朔那双铁臂和期盼的眼神，无奈地关上车门。

“我想去人民广场看和平鸽。”刘朔对司机说。

她鄙夷地瞥他一眼：“晚上没有和平鸽看。你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没有和平鸽也要去。”酒鬼坚持，她无法。

一路风景往后倒去，她开了半扇车窗，散去这后座里的酒气。她究竟是遭遇了什么劫难呢？为什么好好的周五，好好的夜晚，被弄得一塌糊涂。这男人真的有二十七岁吗？为什么打扮像三十七，情商像十七？

到了人民公园，刘朔太平多了，找了一张凉椅，恬适地坐着。薛绿坐在他旁边，中间隔了她的拎包。

晚上约会的情侣也不少，不过大多去了角角落落，他们俩就坐在喷水池边上，明明晃晃的，周围倒是没多少人。

“我和依依，以前经常来这里。那时她还在半工半读。她说等她拿到

文凭就当我的全职太太的。”他看着远处，回忆道。

那种话，薛绿也说过。不过她无比庆幸不曾真的辞掉工作。到头来还是男人靠不住，工作是铁饭碗。

“我们还在这里合影过，就在我皮夹里，给你看看。”他立马就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照片，要递给她。

薛绿却像受刺激般背过身去，摇头道：“我不看！麻烦你拿开！”

“你看看嘛，又没关系的。”

“我不看！我叫你拿开！”她几乎是控制不住地吼。有什么好看的呢，小嫩模年轻又漂亮，身材又好！这有什么，她二十三岁时不也这样！她回家看看自己二十三岁的照片不就可以了！

“你真奇怪。”刘朔嘀咕一句，把照片收了回去。

她这才转过身，继续坐着。夜里转冷了，她下意识地抱住自己的胳膊，挡挡寒风，嘴上不饶地道：“也不知是谁奇怪。这个时候我明明应该在相亲吃晚餐，或者回家休息。却被一个奇怪的人硬生生拉到公园里来看一群不可能出现的鸽子。你倒真会放鸽子。难道你是养鸽子的？”

他啊了一声：“不是啊，卖化工料的。”

薛绿简直气结，她决定以后都不说反语，对付刘朔就应该直来直往。

“我好累，我想休息一会儿。”他又说。

“那你回家去休息吧。”这样她也能回家了。

“不用，我眯一会儿。你等下叫醒我。”说完他便合了眼，仰头睡了。好家伙，当她是秘书呢，还负责过会儿叫醒他。薛绿揉了揉太阳穴，决定不管他了，反正他又不会冻死饿死，当下起身要走。

这一起身，却如抽搐一般，猝然慌张地落座。

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声说：“我和我前男友就喜欢在这里见面啦。不管去哪里，总是在这里集合的，因为这里交通方便，他开车经常迷路，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见面，然后打车。”

“哦。”那个淡然的声音，化成灰她也能认出来。她竟然微微颤抖了起来，是天太冷了吗？

“那边还有个喷水池呢！我和他还去那边拍过照！我带你去看看！”

完了，他们过来了！

薛绿掏出包里的遮阳帽，将帽檐盖住半张脸，只留了下巴出来。她拿

开碍事的拎包，靠在刘朔的肩膀上，佯装是情侣。又一想刘朔这张脸也不能露出来，赶紧从包里抽了本较薄的《北欧风土人情》一书，罩在他脸上。

刘朔呜呜地挣扎了一下，她心狠手辣地按住，低斥道：“不许动！”

多亏了他半梦半醒着，倒也不反抗了，继续睡。于是她照原计划，倚在他的肩头，背过半张脸，只留一个小下巴让人看见，想着估计是不会被注意和认出的。

“就是这个喷水池。”一双女式漆皮靴子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旁边的是他修长的双腿，他今天穿了他最喜欢的鳄鱼皮鞋。

薛绿干脆闭起眼睛，眼不见为净。心中自嘲，明明见不得人的应该是那对狗男女啊！为什么她和刘朔要遮遮掩掩？罢了，相见不如不见，这两位赶紧走人吧……

小嫩模依旧用甜美的声音说：“好啦，我都带你过来看了。你可以说说你那个前女友了吧？”

她的呼吸蓦然一窒。她听到沈嘉赫低沉的笑声。小嫩模不依道：“你快说，你快说，你的前女友到底怎么样？”

“她啊……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她不错为什么你们还分手呢？”

沈嘉赫沉默了。喷水池潺潺的水声令她心头躁动不安，如果可以，她简直现在就想走！只不过怕被认出来难堪！

良久后，他答道：“怪我吧。”又笑道，“我们去吃晚饭吧。今晚想吃什么？”说着便牵着小嫩模的手离开了。

他们刚走没多远，刘朔的脑袋动了动，《北欧风土人情》落到凉椅上。他眼睛微眯道：“咦，那个背影好像依依。”

“你眼花了。”她答。她得稳住刘朔，她一点也不想和沈嘉赫面对面。

“真的像啊！”他瞪大了眼，几乎想追出去。

薛绿低吼道：“我说了你眼花了！酒喝多了！”

她这一吼，吸引来他的视线，刘朔惊乍道：“你怎么哭了？”

“啊？我哭了？”薛绿伸手摸了摸脸上，湿漉漉的全是泪水。她竟然连自己哭了都不知道！“我怎么哭了……”

远处，小嫩模的身影已经走远了，刘朔仍是恋恋不舍地看那个“相似”的身影，既而关注到她身旁的男子：“那个男人的背影真英挺……其实我也有178cm，我瘦一点是不是会洋气一些啊？”可怜的刘朔，被“俗气”两个字深深地刺激到了吧。

“嗯嗯。”薛绿随意搪塞，找出纸巾擦干净脸，又把书放回去。这一放，却觉得不太对劲，翻开一眼，那一页上有一摊好大的口水黏着！

薛绿登时愤怒地瞪向刘朔！

“噢！”刘朔低吼一声，即刻手疾眼快地抄起书，把这一页利索地撕掉，再揉成团丢进垃圾桶，“脏死了。”

薛绿登时震惊地瞪向垃圾桶！

“我的书……”

这下换刘朔震惊了：“怎么，你还要用那一页啊？不会吧……”用看变态的眼神看她。

她冷冷地朝他笑：“我自然是不会再用那一页。但是你在撕别人的书之前，可否先争取一下主人的同意呢？”

他赶紧投降：“这是我的疏忽。薛小姐，我向你道歉。”

她却不吃这套，站了起来，指着他鼻子怒责道：“我警告你，你别再来找我！我真的一碰到你就没好事！那本书是老版的都绝版了我好不容易才淘到，却被你撕了一张；家里给我联系的相亲对象今晚本来该共进晚餐的，却被你搅局；还有我这辈子不想看到的人拜你所赐统统遇到了，你简直就是瘟神体质……”

“你还好吧？”他不怒，反而关心道。因为她又哭了，哭得满脸是泪。

她不好。

自从听到沈嘉赫说“怪我吧”，她就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刘朔站起来，给她递纸巾，安抚道：“其实流眼泪可以排毒。女孩子多哭是好事。”

“我不想看到你。”她还是这句话，只不过咬字模糊了点，“下次我们遇到，麻烦你绕开走！”说完她转身就利索地离去。

刘朔的声音还在寒风里飘摇：“薛小姐，我是不是哪里惹你不悦了？我向你道歉啊！薛小姐，你坚强一点，你还有我这个战友。薛小姐，我一